

全華叢書



全華叢書



香溪集卷十五

宋范浚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進策

節費

理財之要莫先於節費費不節而欲求財之豐是猶
因風縱火而望山木之叢茂不可得也臣謂方今財
用可省者

爲文具未深見其害於事也今興大亂之餘總核名
實正所先務設一職猶欲兼數事況存不急之官以
蠹無涯之費乎且官不必備惟其人豈惟三公哉唐
薛元超爲中書侍郎高宗謂曰得卿在中書固不藉
多人是中書得一薛元超餘可省也孫處約爲中書

以

舍人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是舍人
得一孫處約餘可省也北魏汰擇郎官唯辛雄等八
人見留餘悉罷遣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
事足矣是郎官得數人如辛雄餘可省也此豈非冗
官可省之明驗耶苟不思慎選其人第欲備官豈徒
無益而爲害實大昔人嘗謂天下財賦耗斲之者唯
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他費十不當二者一是以由
漢至唐征戰艱難未嘗不省吏員以救弊今官不少
省顧或益增之棲遲間曹而坐養資考者不知幾人

非勳舊大臣而安食祠祿者不知幾人取兵書饋檄
游走四方挾券自資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尸素竊位
以官稱行呼唱而不釐職務者又不知其幾人也此
非冗官爲無益之大費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蓋將
以息兩國之患解仇修好而已故有掉三寸舌強於
百萬之師者末世和親之說用乃
卑辭
重幣奉野心之

和戎之使益出問遺之貨益多犬羊之貪求
索益不知厭封豕長蛇荐食益不知已朝廷何利而
猶復遣使乎臣觀漢孝文貽匈奴書其辭不過曰皇
帝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其遺不過繡袷綺衣亦緋綠
繒黃金犀毗等物耳然而賈誼猶曰足反居上首顧
居下又曰何忍以帝王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旣卑辱
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至爲流涕使誼復生今日見吾

中國金繒入虜廷者如此其腆虜人之凌縱如此其甚始將痛哭而未已也且朝廷於虜人往爲屈辱而今爲怨仇往者遣使所謂運府庫之財以填廬山之壑而今爲割剝百姓遠行貨賂以奉寇讎此非遣使爲無益之大費乎臣願省冗官之大費以益募兵省遣使之大費以賞戰士則不必商功利而用或幾乎足矣

議錢

錢貨耗乏爲歷世患有救其弊者欲爲重錢而病難

用欲爲輕錢而病盜鑄二者皆非可行於今者也思
救其弊莫若求錢之所由耗而圖之臣竊惟國家全
盛時諸道冶鑄歲供緡錢入中都官帑民家委積累
百鉅萬又常平儲資大郡無慮四五十萬緡次猶半
之大邑無慮六七萬緡次亦半之所至質朽庫府充
物時雖四方民財匱不給用然寶藏之官槩以天下
計之錢不乏也方今公帑旣虛私利又窶公私俱匱
不知錢何所積而至於此臣嘗求其故知錢之所由
耗者有五說焉運艘賈舶絕江浮海濤波覆沒一也

通都大邑火所延燒灼爍融液二也閭井習俗送終
含死瘞埋滋多三也幾事不密而泄之疆場者廣四
也禁令不嚴而破爲銅器者眾五也五者交耗故不
藏之官不積之民而錢日以乏將救其弊則當從其
耗之甚者而爲之禁令王師百萬或列戍或進攻皆
資錢以爲用則泄之疆場願詔諸軍各加禁察或可
以金若銀帛易錢費者量宜易之至若破銅爲器則
申嚴禁令當責郡縣力行懲絕昔劉秩謂銅之爲兵
不如鐵爲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鑄者少公

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陸贄亦云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是皆以禁銅爲利太祖時有司請行銅禁於江南詔除寺觀先有遺佛像鐘磬鐸鈸塔輪火珠及民所常用銅鑑自餘銅器限盡一月悉上送官給直市之敢有匿不聞論如律今儻遵用是詔申嚴銅禁得銅必多可以廣鑄又自今無復破錢爲器者錢何患不富乎然臣嘗觀漢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張林言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耳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

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獻帝末不鑄錢久貨本不多且無增益故穀賤無已是古以錢少故物賤也今錢貨既乏而百物皆翔貴豈今之錢貨與古之錢貨異哉蓋穀甚貴之所致也東南播殖之利不加於舊而西北之人寓食於東南者益眾此穀之所以甚貴而未平也夫人視食爲命其於穀粟不可一日不求今也地之殖不加舊而食者益眾且穀所積儲皆豪民大家乘時徼利閉廩索價價脫不高廩終不發則穀不得不甚貴彼市百物者皆非不

飢之人固將量食費以取百物之直則百物亦不得
不甚貴此鑄雖乏而物不爲賤所以與前世異也今
欲百物賤則當平穀直穀直平則民費省矣且官收
私銅以廣冶鑄又平穀直以省民費則錢雖乏未爲
甚患善乎漢劉陶之言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
人飢臣亦以爲當今不病錢乏病乎穀直之不平也

平糴

臣所謂平穀直者非欲嚴法密令以抑損之也蓋聞
食貨有輕重歛散之權有司失之則姦民得以乘人

急而專其利故曰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又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然則將平穀直使無甚貴則輕重斂散之權有司可不制之乎秦末豪傑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錢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用以起富使當時斂散之權在公上則任氏雖有粟安得取貴直乎今莫若依倣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收斂散之權而制於有司使豪民足穀者

欲索高價而不可得則臣所謂平穀直之說也悝爲
平糴法觀歲上中下熟而制其收又觀歲大飢中飢
小飢而發其斂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
行之魏國國以富强壽昌爲常平法令邊郡皆築倉
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民甚
便之臣謂宜酌取悝壽昌之說詔州縣各量所部土
地廣狹出穀多寡參以往歲和糴斛數制爲定額亦
視上中下熟而三分其收每歲西成亟行廣糴必以
時價償民無得虧除及來歲春夏穀直騰躍則少損

時價而出之亦視所收多寡三分而出其二復儲糶
貲以爲當歲糶本其一則以待軍興之須如此則斂
散之權盡歸公上豪奪者不得固閉困廩挾所蓄以
邀重利穀直豈復甚貴而不平乎臣此所言其大畧
也若夫創制作法纖密之條所以周防利病者則在
有司熟講而舉行之或曰官自糶取與民爲市得無
擾乎臣曰民無抑糶官無強糶損價以便民得羨以
供軍上以豐蓄積濟饋運下以檢姦豪惠貧弱誠見
其利未見其擾也方之橫斂不猶愈乎曆德宗時陸

費以關中穀賤請和糴百餘萬斛可以減轉運又欲以所減米糴江淮水災州縣斗減時五十以救乏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時三十以利農古之人未嘗不以歛散之權與夫平糴以利人爲意孰謂不可復行於今邪臣竊觀世之計利者類以剝下爲言所謂柄鑿萬端窮朝抵暮千按百牘皆取之民者也殊不知理財之義固自有不害民而利於時者唐劉晏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舉兵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第五琦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